

中国姑娘

鲁光 著

作家出版社



1949-2009
共和国作家文库

作家出版社

鲁光著

中国姑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姑娘/鲁光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8
(共和国作家文库)

ISBN 978 - 7 - 5063 - 4858 - 4

I. 中… II. 鲁… III.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3277 号

中国姑娘

作 者: 鲁 光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38 千

印张: 12. 5

插页: 4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858 - 4

定价: 18.00 元 (平)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目录

中国姑娘 /1

敬你一杯酒 /79

中国男子汉 /97

女排队长之路 /151

投她一票吧 /179

中国姑娘

忠诚，就忠诚自己的土壤；
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

——引自友人的诗

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圣保罗黎明的灯光

南美洲，巴西的繁华都市圣保罗。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夏末，午夜之后。

光怪陆离的霓虹灯还在疲惫不堪地闪耀着，车水马龙的街衢却已经空寂无人。坐落在闹市街头的A旅馆的灯火已经熄灭，一

扇扇古老的百叶窗静静地垂挂着。从世界各地来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的青年男女们在这儿下榻。

在一个房间里，古朴的百叶窗和深红色的窗帘把宽大的玻璃窗遮盖得严严实实，华丽的吊灯也已关熄，只有那一座台灯在散发着柔和的淡黄色的微光。两张素洁的单人床相距咫尺。周晓兰和韩晓华的眼睛已经闭上了，看样子已经进入梦乡了，其实，她们的思绪却像潮水一样起伏着。

晓兰轻轻地翻了个身。

晓华的眼睛睁开了：“晓兰，你睡不着？”

“嗯！你呢？”

两位姑娘把身子往对方挪了挪，脸冲着脸，几乎闻得着对方温热的鼻息。

晓兰是个秀美、文静而又沉稳的姑娘。她扬了扬修长的眉毛，感慨道：“明天，就是我们搏的时候了。”

晓华也感慨起来：“是啊，也许，咱们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搏的机会呢！”

“睡吧！”她们又互相提醒着。

重新闭上眼睛，合上嘴唇，不再吭气，并在心里一个劲地叮嘱自己：“睡吧！睡吧！别想了！”但是，理智还是经不住感情波涛的猛烈冲击。

晓兰的那对明净的眸子又在闪动了。她想，索性睁开眼睛，也许可以把那些滚滚奔来的思绪赶跑。她看见，那雪白的房顶竟然变成了一幅宽大洁白的银幕，映现出几个月前在香港预选赛中发生的情景：沸腾的九龙伊丽莎白体育馆，赢了球而狂抱一团的南朝鲜女选手，失望而去的港澳观众，伤心哭泣的中国姑娘……那一双双哭红了的眼睛啊！

干吗要回忆这些伤心事？晓兰又紧紧地闭上了双眼。但等她

再一次睁开眼睛时，房顶上又映现出两行赫然醒目的阿拉伯数目字：0：3，0：3。

这两个○比三，正是她们在香港预选赛中输给南朝鲜青年女排的不光彩的记录。耻辱啊，这真是一个奇耻大辱！

不过，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她没有哭。不是她不想哭，她真恨不得嚎啕大哭一场。实际上，酸楚的、悔恨的泪水，已经涌到眼眶里了，她咬着嘴唇，硬是把它憋回去了。当时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好汉流血不流泪。哭，是永远也哭不赢的，圣保罗决赛时再见吧！”兴许正是这股不服输的炽热的火焰，把伤心的泪水给烧干了吧！

现在，她就躺在圣保罗闹市区的旅馆里。她们的对手——南朝鲜青年女排就住在离她们不远的房间里。明天晚上，不，应该说是今天晚上，离此刻只有十多个钟头，她们等待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激战，就要打响了。

“她们会不会也睡不着呢？”晓兰又禁不住开口了。

晓兰说的“她们”，是指三位队友：湖北姑娘周俊芬、广西姑娘温美玲和浙江姑娘林辉。

晓华翻身坐了起来，说：“打个电话试试，如果她们也睡不着，干脆把她们叫来，再一道合计合计。”一边说，一边已经拿起电话听筒，轻轻地拨动了电话号码。

“喂，睡着了吗？睡不着？那就到我们屋来一趟吧！悄声点，不要惊动指导……”

周俊芬、温美玲和林辉，蹑手蹑脚地穿过寂静的走廊，来到晓兰、晓华的卧室。

两张单人床已经并到一块儿。五位中国姑娘趴卧在这张“大床”上，脑袋凑拢在一起。说来也真巧，这五位姑娘都诞生在一九五七年，眼下刚满二十岁。山东姑娘晓华是共产党员，其他四

位姑娘当时都是共青团员。二十岁，正是贪睡的年龄呀！

“南朝鲜二传好，但我们个儿高，网上比她们强。”

“她们上半年赢了我们，有点轻敌；而我们憋了一肚子气，赢球心切，斗志旺。”

“从实力看，她们还是比我们稍强一点。不过拼起来，就难说了。”

她们把自己和对方的长处、短处，都摆了个够，又互相叮嘱了一番，鼓励了一番，最后，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秘密协议”：如果输了球，谁也不许哭鼻子；赢了球嘛，可以痛痛快快地哭。

谈呀，聊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四点多钟了。这时，她们才意识到自己是彻夜未眠！在临赛的前夜，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如果此事让领队、指导知道了，挨一顿狠剋是肯定的。

韩晓华毕竟老成一些，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她对大伙说：“一旦露了馅，我是队长，我来做检讨。”

晓兰是个挺有心眼的姑娘。她说：“会是在咱们房里开的，要检讨，咱们俩一道写。”

其他三位姑娘发急了，说：“要写检讨，就咱们五个人一道写。”

晓华挺幽默地感叹道：“只要赢了球，写检讨心里也痛快呀！”

此刻，太阳还没有把黎明的曙光洒向大地，可以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小觉。晓华和晓兰没有把床再分开，关熄了台灯，紧挨在一块儿，闭上眼，就沉沉入睡了。尽管过不了一会儿，街上就开始喧腾，但那些嘈杂的刺耳的声响并没有把她们惊醒。她们实在太困倦了。让她们安安静静地睡吧，哪怕多睡上几分钟也好。

趁她们熟睡之机，让我们来回叙一下能把眼泪憋回去的这位姑娘的一些往事！……

一九七〇年春天，太行山区。启明星吐射着清冷的银光，山

野笼罩着月色。一位十二三岁的瘦高少女，背着草绿色的书包，神色惶惶地行走在山野小路上。她每天都顶着月色从山村出发，翻越两座荒山秃岭，步行二十多里，赶到公社小学上课。傍晚，又步行二十多里，沐浴着苍茫的暮色，从公社小镇返回荒僻的山村。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里，村上除了她之外，没有一个女孩子读书。男子上学的倒有几个，但他们走得快，这位刚从大城市来的少女赶不上他们。所以，朝朝暮暮，她总是只身孤影。

这是一个冬天的雪夜。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着山野。放学后，她踏着积雪，爬上了一道山坡。天已黑咕隆咚的，她偶尔一抬头，看到山岭上闪亮着两团淡淡的绿光。那是什么光呀？在夏夜，山野里有飞动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亮着忽明忽暗的绿光。密集的地方，简直可以形成一片绿色的灯海。可是，那两团淡绿色的光，比萤火虫的小小绿光要大得多，况且，现在也不是夏季呀！乡亲们给她讲过鬼火的传闻。难道她真的碰到鬼火了吗？不过，她并不相信人间真的有鬼，自然也不相信有鬼火了。那是什么光呢？她又往雪坡上走了几步，那两团绿色的光盯着她，一动也不动，使人觉得阴森可怕。这位从小在上海姥姥家长大的城市少女的心颤抖了，连她自己都听见心儿“怦怦”的跳动声，脚也迈不动步了，开始哆嗦起来。她想起来了，乡亲们说过，这山野里有狼。没有错，那一定是狼的两只凶恶的眼睛！

狼是会吃人的动物！在幼儿园里，她就听阿姨们讲过大灰狼的故事。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白雪茫茫的冬夜，在这荒山野岭上，孤身一人碰见它！她几乎要被吓得瘫软了，身子紧靠在山崖上，连气也不敢喘。她摸索着躲进了附近山崖上牧羊人避风躲雨的土洞。

她就是周晓兰。她是随父母亲到山村落户的。妈妈是一位医生，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爸爸是一位工程师。他们本来都在太原

一家工厂里工作，如今“臭老九”不吃香，被“下放”到山村来“脱胎换骨”。不过，这两位“老九”还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点知识，宁肯狠狠心，让她每天步行四五十里山路上学读书。

雪，仍然无声无息地飘洒着，山野里万籁俱寂。晓兰蜷缩在山洞里，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想，不能老这么躲着，家里人不知急成什么样子了。她大着胆子探头看了一眼，外面只有飘舞的雪花，绿色的光团不见了。可恶的狼呀，你是走开了，还是躲藏起来了呢？她不知道。她要回家，否则妈妈会急死的。她将身子探出洞外，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好一会儿，还是不见动静。她哆哆嗦嗦地挪动步子，向山坡上走去。开始是慢慢地走，后来就快步走，最后是深一脚浅一脚地飞跑起来。她听见后面有嚓嚓的响声，仿佛那只狼追赶着她似的。其实，那是她自己的脚踩踏雪地发出的声响呀！可那时，她分辨不出来，只顾跑，跑呀跑，一直跑回村里。

离家老远，她就看见那间干打垒小屋里亮着昏黄的灯光，听见从屋里传出来的说话声……她还是跑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着。推开门，她带着一身雪和一身寒气，一头扑到妈妈怀里，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那么委屈。

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钟了。

“晓兰，怎么啦？”妈妈忧心如焚地望着女儿。

晓兰隐瞒了路上发生的一切，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下雪天，路难走。睡吧，妈妈，我累了！”她知道，如果把真情实况说出来，妈妈、爸爸就会不让她去上学的。

几天之后，晓兰才把那天晚上的险遇，如实地告诉爸爸、妈妈。不过，她对妈妈说：“乡亲们说，狼怕打腿。我以后带上一根棍，就不怕狼了……”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山花绽开。晓兰依然只身孤影在山野

小路上匆匆而行，手里总拿着一根木棍。她的胆子大起来了。如果再遇到狼，她真的会上去跟它搏斗一番。但从那天晚上之后，她再也没有看见过那阴森可怕的绿色狼眼。也许，豺狼也是欺软怕硬的，知道这位少女变得厉害起来，不敢贸然来犯了。

后来，当她进入山西省队当运动员时，人们也发觉她的胆子特大，大得都有些惊人。

有一天晚上，她去太原一家医院看望住院的妈妈，从医院出来的路上，只有她一个人，而前头却有四个流氓拦住了去路。

流氓们向她招手，嬉皮笑脸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过来！过来！”

晓兰的心虽然也咚咚跳得厉害，但她却显得十分镇静，大声斥问：“你们要干什么？”

流氓们又招招手：“过来，过来比比个儿！”

她什么话也没有再说，一步一步默默地向前走去。

大概这伙流氓从来还没见过如此大胆的姑娘，一时惊呆了。晓兰走到他们跟前，用手使劲一拨，突然从中间穿越而过，飞快地向前奔跑着。流氓们如梦初醒，紧紧尾追着。她头也不回地飞跑，飞跑，心想：“追吧，我是运动员，你们追得上吗？”

这时，迎面驶来一辆公共汽车，刚刚打开门，她就纵身一跃，跳上车去。汽车响着引擎，疾驰而去，把几个无耻败类远远地抛在黑暗之中。

动乱的岁月，苦难的生活，荒漠的山野，孕育出她的独特个性：文静、内向，而又刚强、勇敢。当这种个性与祖国的荣辱感结合到一起时，顿时闪射出璀璨的光芒。

天大亮了。晓兰和她的姐妹们还在酣睡。在她那张秀丽的脸庞上，透出一种坚韧不拔的神情，仿佛在告诉人们：南朝鲜的姑

娘们，等着瞧吧，今晚非赢你们不可！

重新点燃的希望之火

上午，中国青年女排做赛前练习。汽车从A旅馆出发，穿越闹市街头，向体育馆驶去。中国姑娘们无心欣赏令人目不暇接的异国都市风光，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沉思，有的闭上眼睛之后还真的睡着了。

领队阙永伍心里不禁纳闷起来：“大清早怎么就打瞌睡呢？”她就追问姑娘们。起先，姑娘们还严守“机密”，但经不起一再追问，终于有人“坦白交代”了。

车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姑娘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挨剋。

阙永伍是一位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妇女，个儿不算高，但清瘦有神。她望望坐在一边的指导邓若曾和曲培兰，默默地交换着眼神。

过了一会儿，机灵的姑娘们就从领队、指导们脸部和眼神的细微变化中，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喜悦多于指责。

果然，阙永伍开口说话了：“中午这一觉，可一定得好好睡呀！”

中午，姑娘们一倒下就睡熟了。但阙永伍却像吃了兴奋剂似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她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祖国的花城广州。

一九六七年初，珠江中的小岛——二沙头。虽然是隆冬季节，岛上依然草木葱茏，修竹挺立，绿树滴翠，米兰吐香……阙永伍身穿运动服，坐在江边的石凳上，痴痴地望着滚滚东去的浑浊的江水，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花。也许这是她参加革命以后头一次

掉泪。泪水，伤心的泪水，洒落在江水中。国家女排的姑娘们，站在一边，默默地注视着这位已经三十六岁而未结婚的教练，生怕她突然纵身跳进江里去。

有位队员甚至冒冒失失地问她：“指导，你会不会跳江自杀？”

跳江？她还不至于如此没有出息。但她确实感到空前的委屈和说不出的伤心——应该说，是极度的悲愤。

再过几天，她将率领中国女排去日本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了。根据当时的实力，中国女排将会名列前茅。但是昨天从北京传来了十二道金牌，勒令她火速回去揭发交代问题。理由只有一条，因为她是排球队里的“保皇派”。这犹如从天上倾倒下来一盆冰水，泼洒在她那颗炽热似火的心上。

在即将出征的关键时刻，朝夕相处的阙指导要离开她们，女排的姑娘们就像丢掉了自己的灵魂似的，不知所措。主力队员董天姝、李杰英、韩翠青，不顾一切地奔到指导住的小楼，砰的一声推开房门，恳求说：“指导，你不能走啊！……”

阙永伍望着窗外粗壮高大的英雄树，眼泪夺眶而出，心里像刀割似的疼痛。

董天姝哽咽着说：“指导，要想得开呀，自己保重……”别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几天后，“女皇”江青也降旨了：排球队不要出国，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

对阙永伍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难道自己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事业，自己为之不惜牺牲一切的事业，就这样夭折了吗？难道几代中国姑娘为之贡献了青春年华的事业，就这么半途而废，毁于一旦吗？她伫立江边，默默地向大江发问，向苍天发问。但是，她得不到任何回答。她悲愤得几乎要发疯了！

猛烈的江风，吹散了她的一头秀发；滚滚的江水，卷起了她

心海的波涛。

她十八岁那年，和她一起参加工作的九位姑娘都先后结了婚。她也被人追求着，“红娘”还是她的一位顶头上司。但她不想过早结婚，趁“红娘”出差之机，将男方送来的照片退了回去，并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其实，当时她正在“热恋”。“恋人”就是那只白色的大皮球。

这一年，她参加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当时中国人虽到处受到外国朋友的欢迎，但“东亚病夫”的帽子尚未摘掉。有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运动员的驻地，总是好奇地想看一看中国姑娘的脚是不是“三寸金莲”。当时，我国的体育技术水平是相当落后的。中国女排与保加利亚女排打了一场，第一局吃了个鸭蛋，第二局得二分，第三局得四分，三局加在一起才得了六分。在那次比赛中，只有我国著名游泳选手吴传玉获得一百米仰泳冠军，在国际体坛上，为新中国升起了第一面灿烂的五星红旗。耳听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眼看着鲜红的国旗徐徐升起，阙永伍热泪横流。在她的心底里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献身祖国的体育事业，为祖国的荣誉奋斗终身！

建国初期，没有一个像样的排球场地。她们在天津民园体育场的足球场上划了一块地方，作为排球的训练场。后来，又搭起一个席棚，作为室内球场。她们就在泥地上滚翻、摔跌，汗水和着泥土，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她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奋斗了三年，一九五六年去巴黎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时，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名列第六。

阙永伍因为胃严重下垂，退出了运动员的行列。但她继续战斗在排球战线上。一九五八年，她回到故乡成都，当了省女排的教练。她带的四川女队，曾经几次打败过国家队。贺龙副总理点名调她到北京工作。一九六三年，她已经三十一岁，正与一位男

朋友在谈恋爱。他不情愿她走。她的母亲已经年迈，也希望女儿留在身边。但她表示，只要领导上认为她能胜任国家队教练工作，她就服从国家的需要。

她只身来到首都。痴心的男朋友一两天就给她发来一封信，催促她成家。有一封信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只要你同意，我明天就坐飞机去北京结婚。”

结婚？不行，绝对不行！她刚到北京，贺龙副总理见到她时，亲昵地叫着她的绰号，叮嘱她：“猴子，把这个队伍交给你了，一定要带好呀！”眼下，她刚上任，新队员刚刚从全国各地集中起来，白天黑夜跟姑娘们一起摸爬滚打，哪有时间结婚成家呀！球队就是她的“家”。说实在的，连写封信都没有时间！她思虑再三，不得不给这位心急的男朋友写了一封直截了当的信：“你爱我，就等我，得等几年。等得了，就等；实在等不了，也就只好吹。”那位男朋友倒也挺干脆，说他等不了。这也难怪，有几个三十好几的男人，还能再等几年呢？就这样，她的第二次“恋爱”又告吹了。

与一个自己喜欢的情人决裂，心中一点也不痛苦，那是假的。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姑娘啊！不过，没日没夜的繁忙，使她渐渐淡忘了失恋的痛楚。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阙永伍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姑娘了。在我们这个传统习惯浓厚的国度里，到这个年龄尚未完婚的，还会引来各种闲话。热心的同志们在新华社给她物色了一位忠厚老实的男朋友。阙永伍跟他见面时，照例还是那个老条件：得等几年！

等几年呢？天才知道！

调皮的女队员们经常半开玩笑地向她刺探情报：“指导，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呀？”她总是这么回答：“你们不拿冠军，就别想

吃我的喜糖。”

当时，日本女排被称为“东洋魔女”，正称雄于世界排坛。中国女排的口号叫“打翻身仗”，追赶的目标就是她们。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实力上的差距是相当远的。日本国家队——贝冢女子排球队来访时，中国队只赢过两局球，处于绝对劣势。日本的另一支强队——全国一般选拔队来访时，贺龙副总理很想赢一场球。“你们打赢了，我请客。”他抚摸着浓密的短胡子笑着说。回到宿舍，阙永伍半开玩笑地对队员说：“如果你们赢下这场球，我就请你们吃喜糖。”

说来也巧，中国姑娘们虽然打得很艰苦，而且眼看要败阵了，但她们最后果真反败为胜，把这场球赢了下来。汗水还在流淌，姑娘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喜鹊，围住指导，不住地嚷嚷：“给我们喜糖！给我们喜糖！”阙永伍想起了贺龙元帅感叹万分说的一句话“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她笑了笑，恳切地说：“等打完世界排球锦标赛吧……”姑娘们不干了：“指导说话不算数……”阙永伍挺顶真地说：“算数，这回真的算数。打完世界锦标赛，我就结婚……”

一九六五年冬，日本女排运动员在训练中滚翻救球的最高纪录是四百多次。我们就超过它，创造五百次。“极限”训练的对象，正是今天青年女排的指导曲培兰。

当阙永伍向曲培兰交代任务时，曲培兰没有吭声，只是使劲点了点头。她知道，等待着她的将是一场多么严峻的考验！前几天，她的同伴于淑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过一次这种训练，接连滚翻救球二百五十次，看到小于狼狈不堪的模样，姑娘们都掉泪了。女领队不敢当场掉泪，一次次偷偷跑到休息室哭。而这次，比上次还要多滚翻一倍呢……

训练是在一〇一中学的操场上进行的。小曲上场时，穿一身